



永恒的叮嚀

曾國藩家書的五倫道德

● 羅光

曾國藩的家書有一千餘封之多，以對象而言，上由祖父母至父母，中對諸兄弟，下及兒輩；足以探索全家人物的生活與形象；以內容而論，由瑣屑的家事，父母的存向，兄弟的勸誘，子女的教導，進而至國事、政務的處理；以至論文論學，修身成德，真實而又細密，平常而又深入，真是一部真實生動的生活寶鑑：

目前，中國家庭，不僅是組織上解體，尤其是精神上崩潰，夫妻反目，輕易離婚；父母子女，代溝不通；老親被棄，幼少無依，而且淫佚奢侈，絕無家風。誦讀曾國藩家書，感慨實多。一位身處亂世，位居統帥總督，天天不忘自己的家庭，時時為家風家督着想，因而子孫乃能百年受福。

永恆的叮嚀

曾國藩的書家五倫道德 ● 羅光

真實而又細密
平常而又深入

曾國藩生於一八一一年，於一八七二年去世，享壽六十一歲。去世至今已兩甲子，離他的生年，則已經三甲子了。最近臺北市已經出版大陸唐浩明先生的曾國藩歷史小說三部九冊，故宮博物院在十一月底將舉行兩天歷史學術演講，紀念曾國藩在中國歷史的身價。

今年六月，臺北學術界曾召開王船山學術思想研討會，紀念王船山逝世三週年，我曾在中央日報發表一篇文章，講述王船山思想的系統，對這位衡陽鄉賢表示我的景仰。曾國藩出生在衡州，對於他的逝世兩甲子，我又作這篇紀念性的文字，表達對這位鄉賢的敬重。

曾國藩的著作流傳最廣，版本也多的，是他的家書。黎明書局曾出版一部，編者在「編者的話」裏說：「本書的出版，承俞部長大維先生，出所藏珍本，又重加蒐集校正，更見完善。」

「編者的話」中更有一段介紹家書內容：「以數量而論，有一千餘封之多；以對象而言，上由祖父母至父母，中對諸兄弟，下及兒輩；足以探索全家人物的生活

和形象；以內容而論，由瑣屑的家事，父母的存向，兄弟的勸誘，子女的教導，進而至國事、政務的處理；：：：以至於論文論學，修身成德，真實而又細密，平常而又深入，真是一部真實生動的生活寶鑑。：：：曾文正公是最好的兒子，能使父母放心，歡心；也是最好的哥哥，教導和照顧弟妹，體貼入微，真情實意，極為動人，更是成功的父親，仁愛而又嚴正，是子女的好榜樣。：：：凡是想要扮演好為人子女，為人父兄的角色，都不可不細看這些情真意切的書信。：：：」

謹慎修身 沒有過享受的一天

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裏，修身為齊家治國的基石。大學講治國平天下，先要修身，次要齊家。身不修，則家不齊，更談不上治國了。

曾國藩從少謹慎修身，謹言謹行，一生服膺孔孟之道。在家書裏勸勉弟弟，訓戒兒子，時時流露這種儒家君子的精神。在家書裏，多處說明他自己的缺點，也標出自己反省改過的方法。：：：「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，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，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，無奈性已生定，竟不能威猛。所以不能威猛，由於不能精明，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玩易之也。」

曾國藩自知剛強威猛，不如左宗棠和彭玉齡，精明不如李鴻章；但他能取他人之長補自己的不足，左、彭、李都是他幕下的謀士猛將，他自己常是鄭重，腳踏實地。：：：「然我用功，實腳踏實地，不敢一毫欺人。：：：我，在京師，惟恐名浮於實，故不先拜一人，不自詡一言，深以過情之聞為耻耳。」

後來戰功日高，官位身望日隆，他力求謙虛，絕不以官位驕人，時時戒慎恐懼。：：：「自概之道云何？亦不外清，慎，勤三字而已。吾近將清字改為廉字，慎字改為謙字，勤字改為勞字，尤為明淺，確有可下手之處。」

早在京師時，他已經告誡弟弟們，作工夫赴考場「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，萬不可稍生妄想。」

「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。進德，則孝弟仁義是也；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則我之尺也，得寸則我之寸也。」

當他官位已經封侯，他越覺自己要謙虛。：：：「吾兄弟位高，名望亦高，中外指目為第一家。樓高易倒，樹高易折，吾與弟時時有可危之機，專講寬平謙巽，庶兒高而不危。」

而且他竟以「悔」字作為生活準則。：：：「弟求兄隨時訓示申敬。兄自問近年惟有一悔字訣。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，：：：自從丁巳、戊午大悔大悟之後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，：：：故從戊午至今九載，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，以不怨不尤為用。」

曾國藩常懷著易經乾卦的亢龍有悔，身居高位，時時有危機感！謹小慎微。：：：「余在外立志以愛民為主，：：：又性素拙直，不善聯絡地方官，所在齟齬，坐是中懷抑塞，亦常有自艾之意。」

「當亂世處大位而為軍民之司命者，殆人生之不幸耳。」

但事情進行並不是他所追求的，他升官拜爵，功名盛極一時。他乃常記著以往告誡弟弟們的話：

「凡人一身，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；凡人一家，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。」他在軍中，或在高位，每日讀書，用正楷字寫日記，事事專心。

「凡人作一事，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事……人而無恒，終身一無所成。我生平坐犯無恒的弊病，實在受害不小。」

曾國藩一生持身處世，常抱持這種謹慎精神。他所謂無恒，在於訓練湘勇，跟長毛作戰，幾次失敗，想放棄軍事；但每次仍舊再起，終至成功。在政事上，天陳教案交涉，遭受攻擊，被調回兩江總督任，更謹慎處理事務，以致在六十一歲就因病去世。慈禧太后也痛惜說：曾國藩沒有過一天的享受。

治家之道 勤儉相傳

曾國藩的家庭，原是四代同堂的家庭，上有祖父母，下有兒女。一家的精神，建立在祖父星岡公的教訓。

「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，一切以星岡公為法，大約有個八字訣。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、蔬、魚、豬也；又四字則曰早、掃、考、寶。早者，起早也；掃者，掃屋也；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顯考，王考，曾祖考，言考而此可該也；寶者，親族鄰里，時時周旋，賀喜弔喪，向疾濟急，星岡公常曰：人待人無價之寶也。」

「家中養魚，養豬，種竹，種蔬四事，皆不可忽。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，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，登其庭有一種旺氣，雖多花個錢，多請幾個工，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妨。」星岡公制定治家八字，為

日常生活的規則，曾國藩在家書中多次提醒子弟，決不忘記。在精神倫理道德方面，曾國藩引申祖父的遺訓，規定本家的形象。

「吾家子侄半耕半讀，以守先人之舊，慎無存半點官氣。不許坐轎，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糞等事，須一一為之；插田時禾等事，亦時時學之。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。」

「家中之事，望賢弟力為主持，切不可日趨於奢華。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，動輒笑人之鄙陋，笑人之寒怏，日習於驕奢而不自知，至戒至囑。」

「居家之道，惟崇儉可以長久，處亂世尤以戒奢修為要義，衣服不宜多製。」

曾國藩最怕家中子弟染上他家習氣，失落祖傳家風。他的父親曾撰一聯，命曾國藩書寫，懸掛家堂。

「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，以其表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報鉅付兒曹」

曾國藩以勤敬二字作為家法，令子弟遵守。

「家中兄弟子侄，總宜以勤敬二字為法。一家能勤能敬，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；一身能勤能敬，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。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，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侄，務宜刻刻遵守。」

曾國藩軍功蓋世，官至封侯，他卻常有危機感，諄諄囑咐家中人絕對不能驕奢，要恐懼滿招損。

「此後總須步步收緊，切不可步步放鬆。禁坐四人轎，姑從星岡公孫做起，不過一二年，各房亦可漸改。總之，家門太盛，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。人人須記此二語也。」

「平日最好昔人『花未全開月未圓』七字，以為惜福之道，保泰之法莫精於此。」

星岡公昔年待人，無論貴賤老少，純是一團和氣。

「我家中斷不可積錢，斷不可買田，爾兄弟努力讀書，決不怕沒飯吃。至囑。」

家中最要緊的，在於一團和氣，一團和氣尤其是在兄弟間，影響全家。

「兄弟和，雖窮氓小戶必興；兄弟不和，雖世家宦族必敗。」

「夫家和則福自生。若一家中，兄有言弟無不從，弟有請兄無不應，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，未之有也，反而不敗者，亦未之有也。」

曾國藩的家書，幾乎百分之九十，是給弟弟的信，信中規勸弟弟，勉勵弟弟，力求和弟弟心意相通，又要求子弟，不以管家自居，以士民之家為家，家風勤儉，家

有道德。

教孝行孝 盡子孫之責

孝道在中國社會，已經實行幾千年，凡是讀書人，多是以孝為治家之本。曾國藩家書開始是向祖父母和父母寫信，稟告自己的生活狀況，盡子孫之責。致弟弟書信，常提及孝道。

「余嘗語沅雲曰：余欲盡孝道，更無他事，我能使諸弟進德業一分，則我之孝有一分；能教諸弟十分，則我之孝有十分；若余不能教弟成名，則我大不孝矣。九弟之無所進，是我之大不孝也。惟願諸弟奮發立志，念念有恒，以補我不孝之罪。幸甚幸甚。」

不僅教孝，實際要行孝；對於祖父，謹望父叔服侍；對於父親，囑咐弟弟服侍。

「且男忝竊鄉貳，服役已兼數人，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，男實不安於心。此後萬望總持大綱，以細微事附之四弟。四弟固謹慎者，必能負荷，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，相與娛樂，則萬幸矣。」

曾國藩對於家庭的形象，非常注意。自己既任高官，自己的家在鄉村應該保有樸素的形象，絕不宜假藉勢力，干預地方行政，不向地方

政府拜托施壓；他勸父親莫進入官署。

「我家既為鄉紳，萬不可入署說公事，致為官長所鄙薄。即本家有事，情願吃虧，萬不可與人構訟，令長官疑為倚勢凌人，伏乞慈鑒。」

望諸弟強立 以顯令名

「又聞四弟之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，曾為蔣市街曾家說墳山事，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。此雖積德之舉，然亦是干預公事。：：：凡鄉紳管公事，地方官無不銜恨。無論有理無理，苟非己事，皆不宜與聞。地方官外面應酬，心實鄙薄。：：：以後無論何事，望勸父親總不到縣，總不管事，雖納稅正供，使人至縣。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，任時時掛念獨此耳。」

曾國藩為保持家庭的樸素形象，敢向父親進言，勸不代人向地方官交代，他實踐論語所說：「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父親竹亭公接納兒子的善言，以後不進官署。他另一項孝道，是為祖父母及父母，預辦四具壽器，多項囑咐弟弟用上等漆每年為壽具加漆。表示他極看重這種傳統的孝道。

曾國藩兄弟五人，他最年長。對於弟弟，家書講話最多。在他心目中，家庭的結構由兄弟負擔。祖父母和父母已到安閒休養年歲，兒子和侄兒尚在求學時期，家中事務都由兄弟承擔。所以他說：「家和」，常指著兄弟的和睦。中國傳統的道德，最重孝悌，孝是孝敬父母，悌是愛敬兄長。兄長對弟弟有教導的責任，弟弟對兄長有聽從的義務，曾國藩在弟弟們年輕考試時，指導讀書的方法，做人的道理，指示他們選擇老師。家書中的第一封寫給四個弟弟的信，詳細指示進德脩學。

「寫至此，接得家書。知四弟、六弟未得入學（沒考過），悵悵。然科名有無遲早，總由前定，絲毫不能勉強。吾輩讀書，只有兩事；一者進德之事，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，以圖無忝所生；一者修業之事，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，以圖自衛其身。」

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日，十一月十七日，有兩封致四個弟弟的長信，詳細就個人的心境予以開導，勉勵讀書進德，他說：

「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，同心一力，何患令名之不顯，何患家運之不興？欲別立課程，多講規條，使諸弟遵而行之，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；欲默默而不言，又非長兄督責之道。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，近來則只教以有恒二字。所望於諸弟者，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，則我心大慰矣。」

「至於兄弟之際，吾亦惟愛之以德，不欲愛之以姑息。教之以勤儉，勸之以習勞守樸，愛兄弟以德也；豐衣美食，俯仰如意，愛兄弟以姑息也。姑息之愛，使兄弟惰肢體，長驕氣，將來喪德虧行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，吾不敬也。」

叮囑諸弟 不墜家聲

到後來他練勇和太平軍作戰，澄弟留在家，溫弟沉弟季弟都參加練勇，溫弟戰死，季弟病死，沉弟國荃領帶湘勇，攻克安慶，攻破金陵。曾國藩給澄弟寫信，指示治家；給沉弟寫信，指示作戰和修身之道。

「余往年撰聯贈弟，有「儉以養廉，直而能忍」二語。弟之直人人知之，其能忍，則為阿兄所獨知；弟之廉，人人能料之，其不儉，則阿兄所不及料也。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，用一番苦心，不特家常用度宜儉，即修造公費，周濟人情，亦須有一儉字意思。總之，愛惜物力，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。」

「余與沉弟同時封爵開府，門庭可謂極盛，然非可常恃之道。記得己亥正月，星岡公訓竹亭公（祖訓父）曰：寬一雖點翰林，我家仍靠田作業，不可靠他吃飯。此語最有道理，今亦當守此語為命脈。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，而輔之以書，蔬、魚、豬、早、掃、考、寶八字，任憑家中如何貴盛，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。凡家道可以久者，不恃一時之官爵，而恃長遠之家規；不恃一二人之驟發，而恃大眾之維持。我若有福罷官回家，當與弟竭力維持。老親舊眷，貧賤族黨不可怠慢，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。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，自有澤固之基矣。」

這一段話，很明顯地說出曾國藩的儒家修養，很怕「亢龍有悔」，很想預防「盛極而衰」，以謙樸持家，家的富貴乃能持久。

沅甫曾國荃，才高氣盛，尤其性躁，又有肝病，行軍作戰常求速決。在圍攻金陵時，費時三年，曾國藩屢次寫信，告示弟弟行軍作戰之道，另外勸弟弟能忍、能讓，宜看天意以行事。

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吾家已盈時矣。管子云：斗斛滿則人概之，人滿則天概之。余謂天之無形，仍假手人以概之。：：：吾家方豐盈之際，不待天之來概，人之來概，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。自概之法之何？亦不外清、慎、勤三字。吾近將清字改為廉字，慎字改為謙字，勤字改為勞字，尤為明淺，確有下手之處。」

在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致沉弟信中，仍說：「克城之遲早，仍有天定，不關人謀也。」同年十一月初一日的信，勸說：「望弟無貪功之速成，但求事之穩適。」後來朝廷有意派李鴻章率淮軍助克金陵，曾國藩也想請李鴻章出兵，曾國荃不同意，他給弟弟寫信說：

「如奉旨飭少荃中丞前來會攻金陵，弟不必多心，但求了畢茲役。獨克固佳，會克亦妙。功不必自己出，名不必自己成，總以保全身體，莫生肝病為要。善於保養，則能忠能孝，而兼能悌矣。」

這種勤儉謙恭的思想，乃曾國藩一貫的思想，在致弟弟和兒子的信裏，時常提及，時常囑咐。對於婦女他依照這種思想，督促她們作家事。

「新婦初來，宜教之入廚作羹，勤於紡織，不宜因其富貴家子女不事操作。大，二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雙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爭針黹之工；所織之布，做成衣襪寄來，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。」

可見他本人的儉樸，穿著家中人所作衣履，又見他對家中事的細心。

「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，聞妯娌及子侄輩和睦異常……此足卜家道之興。」

「吾家門第鼎盛，而居家規模禮節總未認真講求……故吾屢教兒媳諸女親主苦，不可不謹慎。近在京買參，每兩去銀二十五金，不知好否？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。」

「余精力日衰，總難多見人客……余亦不願久居此官，不欲再接家眷東來。夫人率兒婦輩在家，須事事立個一定章程，居官不過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長久之計，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……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，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，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，則福澤悠久，余心大慰矣。」

這種勤儉謙恭的思想，乃曾國藩一貫的思想，在致弟弟和兒子的信裏，時常提及，時常囑咐。對於婦女他依照這種思想，督促她們作家事。

「新婦初來，宜教之入廚作羹，勤於紡織，不宜因其富貴家子女不事操作。大，二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雙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爭針黹之工；所織之布，做成衣襪寄來，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。」

可見他本人的儉樸，穿著家中人所作衣履，又見他對家中事的細心。

「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，聞妯娌及子侄輩和睦異常……此足卜家道之興。」

「吾家門第鼎盛，而居家規模禮節總未認真講求……故吾屢教兒媳諸女親主

中饋，後輩視之若不要緊。此後還鄉居家，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，必須常至廚房，必須講求作酒作醢小菜茶之類。爾等亦須留心於時蔬養魚。此一家興旺氣象，斷不可忽。紡織雖不能多，亦不可間斷。大房唱之，四房皆和之，家風自厚矣。」

書生之見 誓死忠君

家書中沒有致朋友的信，但在家書中曾國藩常提到朋友，尤其對曾國荃帶兵作戰，曾國藩常指點謹慎朋友間的往來。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四個弟弟的長信，述說他在京師所交的朋

友，自稱「余之益友」，也說自己得益，「蓋明師益友，重重夾持，能進不能退也。」

家書中沒有上呈皇帝的奏稿，祇有在家信中提到朝廷和皇上時，曾國藩表明自己的態度。

「分兵北援以應詔，此乃臣子必盡之分。吾輩所以忝竊虛名，為眾所附者，全憑忠義二字。不忘君，謂之忠；不失信於友，謂之義。今鑾輿播遷，而臣子付之不聞，不問，可謂忠乎？……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，縱使百無一成，而兄後不自悔於九泉，不詒議於萬世。弟謂切不可聽書生議論，兄所見即書生迂腐之見也。」

「滿紙驕矜之氣，且多悖謬之語」信末說：「此次復信，責弟甚切。嗣後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，兄即不復信耳。」後四天，又致曾國荃一信，說若皇帝派他北援，「則十月奉旨，十一月底即當起行。明知此事無益於北，有損於南，而余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若不赴君父之難，則既貽後日之恥，復懼沒世之識，成敗利鈍，不敢計也。」

從上面兩次信可以知道曾國藩的忠義。他自認是書生迂腐之見，中國儒家傳統觀念，以忠於正統之君為臣子之責，清皇帝當時已是正統之君，曾國藩誓死忠於皇帝的信，內容不可知，但從曾國藩的復信，可以猜到有勸曾國藩放棄清朝，自立為主

的言論，曾國藩乃罵說：「天下之事變多矣，義理亦深矣，人情難知，天道亦難測矣，而吾弟為此一手遮天之辭，狂妄無稽之語，不知果何所本。」

後世論曾國藩的人，也多批評他不背棄滿清，自創漢人朝廷。然曾國藩以自己書生之見，決不做這事；而且他看當時的情勢，也決不可為。清朝雖已經無為，但李鴻章的淮軍，左宗棠的楚軍，江西的沈葆楨，雖係曾國藩所保薦，不和他同心，然他最怕不受控制的弟弟曾國荃將來跋扈，自作主張。他所以忠於清朝，明哲保全身家。

天天不忘家庭 子孫百年受福

曾國藩家書所表達的家庭型態，為一個典型的儒家傳統家庭。曾家當時為侯府相府，曾國藩卻極力保全祖傳的半耕半讀的家風，謙虛勤儉的家德，在盛時不顯露驕奢，衰時仍能持久。

家書的倫理，以兄弟的倫理最受注意，曾國藩說：「余生平于倫常中，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。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教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。」家書的大部分都是給弟弟的信，不厭其煩的勸勉弟弟。對於父親，他敢於進言，「但當論親於道，不可疵議細節。」對於女兒，則講「三綱之道，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。」

夫雖不賢，妻不可以不順。吾家讀書居官，世守禮義，爾當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。」

現在社會遽變，大家庭變為小家庭，五倫道德幾乎已不存在；但是我們仍要保持曾國藩對家庭的理想，家庭為人品道德的搖籃，為人生情感的總匯；兄弟和睦為事業成功的妙訣，家人勤儉是家境持久不敗的要道。居心謙虛，以體認自身成功乃先人的遺澤；力求檢點，為後人留福德，家庭乃是生命共同體，生命所有互相流通，人生乃不孤獨，身心可得平衡。

目前，中國家庭，不僅是組織上解體，尤其是精神上崩潰，夫妻反目，輕易離婚；父母子女，代溝不通；老親被棄，幼少無依。而且淫佚奢侈，絕無家風。在另外一面，臺灣的財團，卻都是家庭兄弟合資。我們誦讀曾國藩家書，感慨實多。一位身處亂世，位居統帥總督，天天不忘自己的家庭，時時為家風家聲著想，因而子孫乃能百年受福。我在文中，多引家書原文，期望大家面對古人的話語，倍覺親切，激發心中同情和反省。